

第十一章 縱橫華夏 蔣宋合璧

徐州城下交戰異常激烈，北伐軍面對的是已重新編組的北方軍——安國軍第七軍團褚玉璞部。蔣介石遭遇了北伐以來最大失敗。

北京政府的實際領袖張作霖在孫傳芳、張宗昌等人的慫恿下，決定將北方各軍一律改名為「安國軍」，編了七個軍團，政府也改為安國軍政府。張作霖於六月十八日下午三時三十分，在中南海懷仁堂就任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

在此之前，蔣介石還派人去北京與張作霖溝通，要他易幟，服從三民主義。

蔣介石想利用北伐軍的威力，不戰而屈人之兵。山大王出身的張作霖如何願意屈尊，他也想過過「天下奉一人」的帝王生活。雖然此時南北大軍的口號都是「完成討赤大業」，尚可無一家能完全騰出手來全力對付共產黨，他們之間必須先分出勝負，才談得上下一步。

顯然無論從軍事上、政治上，還是從經濟上，蔣介石都勝張作霖一籌。東三省的經濟已出現巨額虧空，張作霖就任大元帥，本應普天同慶，可各國卻反應冷淡，賀電少得可憐；張宗

昌在山東弄得天怨民怒，許多縣已無人煙；孫傳芳乃強弩之末，不過是垂死掙扎。這一切都是蔣介石不顧後方，敢於提出速戰速決、放膽往前線督戰的原因。

經過反覆督促，已無甚戰鬥力的第十軍還是在陳誠師幫助下，直逼徐州城外圍，開戰雙方展開了激烈的拉鋸戰。安國軍雖是換湯不換藥，可畢竟從名義上仍是一支新編的部隊。

八月二日下午，蔣介石抵離徐州只有七里的雲龍山督戰。他認為敵人險要已失，必難久於支持，可萬萬沒想到，守城的安國軍會有大批援軍加入。而被人們尊為「北伐名將」王天培的第十軍不僅已無戰鬥力，還傳聞他與唐生智暗中來往，徐州原就是他擅自放棄的。靠陳誠的一師兵力，如何能取勝？

徐州城下的激戰，在二日下午六時前發生了根本變化。北伐軍敗了，敗得無法再組織進攻，全線潰退。同時，因孫傳芳的部隊在攻擊陳調元、葉開鑫部，這兩軍原本是與王天培等一起分路反攻徐州的，結果也都敗在強弩之末的孫傳芳手下。

無奈，三日凌晨，蔣介石下令各軍南撤。

說到安國軍的戰鬥力，有個佐證。蔣介石下令南撤的第二天，八月四日，馮玉祥的部將楊虎進抵徐州城西九里山。結果與幾天前曾占領這裡的王天培一樣，被直魯軍張敬堯打敗，只得往西退去。

八月六日，蔣介石帶著失敗的戰果，疲憊地回到南京。到南京後立刻給正在蕪湖防地的李宗仁發電，要他來南京，然後便去湯山休息，他要整理這次失敗的原因。

泡在湯山溫泉中的蔣介石突然之間在腦海裡廓清了造成當下局勢的來龍去脈，暗自叫道：不好，此次是徹底著了李白二人的道了，而一切都是從下令部隊南撤開始的。

自寧漢分道北伐，到馮玉祥攻戰河南，安國軍的正面威脅暫告消解。而漢方汪精衛在舉旗反共之後，使蔣介石失去了打擊漢方的把柄，反倒是在政治上略輸一籌。當唐生智的湘軍東征，想占據江浙找出一條財政出路時，寧方變成了守方，但蔣介石部錯誤地認為滅漢的時機到了。他想方守為攻，組織西征，底定武漢。

這個提議均遭到李白二人一致反對，他們堅持北進，因為桂系在北伐軍中舉足輕重。蔣介石一邊讓步於六月十九日下達繼續北進的命令，一邊又於六月二十七日下達南撤的命令，只留部分部隊守住魯南要隘。

善於把握時機的桂系唱起了雙簧：李宗仁轉了一百八十度的彎，同意南撤，並與蔣介石商量，把桂系主力第七軍撤回長江中下游；而代蔣出任第二路軍總指揮的白崇禧則繼續以南撤會造成寧方部隊軍心動搖、助長敵人志氣為由，反對南撤。

想到這兒，蔣介石一拍光光的腦門，脫口叫道：「問題就出在這裡，李白二人從來都是穿一條褲子，為什麼在這個問題上卻分道揚鑣？可恨！他們給我挖了個坑！」

李宗仁的主力快速南撤，實際控制了南京城，白崇禧掌握著蔣介石的大軍，拖在魯東南不動。當蔣介石率陳誠、王天培在徐州激戰時，他曾賭白崇禧不會按兵不動，可這位小諸葛卻硬是

隔岸觀火；而何應欽的第一路軍滯留蘇北，遠水解不了近渴，這就是失敗的客觀原因。

徐州的軍事失敗，激發了更大矛盾。此前，徐州激戰時，共產黨正在南昌搞暴動，漢方對中共實行武裝鎮壓，得到桂系對漢方的舉動大為好感，而漢方對寧方的形勢變化亦心領神會。唐生智反覆通電指責蔣介石「自主政府，擅開會議，屠殺異己」，聲言要討蔣討共；汪精衛則說一切都應召開四中全會解決；寧漢共同爭取的對象——馮玉祥則適時拋出寧、漢可各自為政的建議……

此時，蔣介石已無法從南京對漢用兵，偏偏胡漢民在蠢蠢欲動，想以黨治軍。權衡政治與軍事上的利弊，蔣介石暗忖，讓布雷先生準備辭職下野宣言看來是明智之舉，但他不甘心就此下台，還是要探探李德鄰的口風。他未反思到，這是建都南京後沒給桂系分一杯羹所造成的後果。

在小湯山見到李宗仁時，蔣介石開門見山地說：「這次徐州戰役沒有聽你的話，吃了大虧。

現在局面不好，漢方既不相諒，我下野就是，以免南京危險。」

李宗仁小心地說：「勝敗兵家常事，為何要下野呢？」

蔣介石看看李宗仁，心道：你不是已經在私下與漢方聯絡，要召開四中全會來解決我的問題嗎？嘴上卻說：「漢方以我為總目標，我走，可以使寧漢不破裂，共同合作。」

李宗仁不知蔣介石的真實動機，只得繼續獻策說：「你最好派員到武漢去疏通，多說些好話。我也派人從旁斡旋，以免同室操戈。」

蔣介石冷冷一笑，說：「不必了。如此複雜的情形，交涉疏通也是無補於事，我是決心下野的。」

李宗仁依舊以南京受安國軍與唐生智威脅為由，希望蔣顧全大局，不要下野。

蔣介石心裡清楚，自己最大的軍事威脅不是什麼安國軍與唐生智，而是眼前這位三十六歲的廣西人。他說：「我下野後，軍事方面，有你和白健生、何敬之三人可以對付得了孫傳芳，漢方東進部隊，至少可以因此而延緩。」

說完遞給李宗仁一份文稿，再說：「德鄰，這是我的辭職文稿，你看看。」他注意觀察李宗仁看文稿時所表現出的一切細微表情。

「呈國民政府辭總司令職：中正自愧譏陋，無補時限；一年以來，北伐不成，主義未行，徒使黨務糾紛，部屬犧牲，而民生凋敝，國計困窮，尤甚於昔；清夜捫心，益滋惶惑。伏懇准辭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並請重治中正以失職之罪，是為至禱！」

文化水平不高的李宗仁仔細地看著這份約二百字的文稿，希望從中找出什麼，但實在無法從這份冠冕堂皇、誠懇萬分的文稿中發現端倪。在李宗仁心中，眼前這位長衫佬真該下野了，但嘴裡還是指出津浦路軍情緊急，總司令不應在此時辭職。

蔣介石當然也不可能從李宗仁臉上發現絲毫誠意，慣於「槍指揮黨」的他根本不在乎什麼胡漢民、什麼汪精衛等一班文人政治家的看法，只在意掌握槍桿的李白二人，還有那位已坐收漁利的大哥馮煥章的意見。現在看來，這些軍人對自己是處心積慮啊，他們無不期待抓牢北伐的果

實哦。李宗仁的第七軍控制南京，馮玉祥的往來電報也不是在和事，而是在挑事。想到這兒，他打官腔道：「為了黨的團結，我還是走的好。」

心中極不平衡的蔣介石決定拿王天培開刀，震懾一下桂系。王雖非桂系，但他不但是李宗仁的前敵總指揮，還是何應欽的同鄉，處治他完全可能隔山震虎。

八月十日，蔣介石在總司令部召開軍事會議，他命令衛隊長宓熙去第十軍駐京辦事處請王天培軍長到會。蔣介石有規定，凡是總司令部召開軍事會議，一律不准帶武器進會場。王天培被卸掉左輪手槍後，進入會場。

北伐軍總參謀長白崇禧一見王天培，就立刻發難：「你知罪嗎？」

王天培愣在當場。自北伐以來，國民革命軍發展成十個軍，憑他的資格和地位，在北伐軍將領中，怎麼排也會在前十五名。

沒等王天培有反應，白崇禧便歷數他的十大罪狀，如一打就垮、克扣軍餉等，並指出這十大罪狀是他的部下控告的。

今天已經很難弄清十大罪狀究竟是蔣介石給白崇禧的？還是白崇禧搶先發難，實則要保王天培？亦或是他要撤清徐州激戰時，二路軍停滯不前的責任？

蔣介石在會上一言未發，只是命令宓熙將王天培押送軍法處，後被槍斃。這是自出師以來，總司令部第一次懲辦高級軍官。

關於王天培的罪名，後來定了三項：「餉精經理無序」、「戰事劇烈之際安處後方」、「先行潛返寧垣，置全軍存亡於不顧」。並未對他暗中聯絡唐生智加以追究。

關於王天培的死，李宗仁等人的回憶是，總司令既沒有宣告罪狀，也未經軍事會審裁判，如此濫殺將官，洩無謂之憤，以後說不定會輪到我們頭上。而在十三日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三人主持的軍事會議上，公開告示蔣介石已於十一日下令槍決王天培（《申報》上說是十二日）。

但另有史料記錄：八月十五日王天培被押往杭州，九月二日才以軍事委員會名義下令秘密處決，那時蔣介石已下野半個多月了。這一切，何應欽都知道，他為什麼不在十三日的軍事會議上說明？

原本想殺雞儆猴的蔣介石把「猴」驚著了，他被指認是殺王的凶手，而「猴們」則更加團結起來了。

在王天培被帶走後的軍事會議上，蔣介石提出動用李宗仁第七軍西征武漢，剪除汪、唐，再行北伐。蔣介石盯著白崇禧說：「此重任，只有健生兄可以擔任。」

早已胸有成竹的白崇禧當面拒絕了總司令的要求，說：「總司令，武漢既已反共，自當急謀統一，怎能同根相煎呢？卑職實難執行。」

白崇禧的話語一出，蔣介石便被架在了火堆上烤，「逼宮」的局面立刻形成。蔣有些後悔，此前為了試探白崇禧，曾對他說：「我之軍隊非不足以敵武漢，但我絕不願意自相殘殺。」誰知這話現在被這位小諸葛藉機現出。此人從未當面拒絕過蔣介石，想到此，蔣介石爭辯道：「北面

孫傳芳想乘機南下收復失地，東面漢方大軍壓境，都是想置我等於死地，馮煥章提出寧漢分別自治。在這樣的情形下，如何談和？」

白崇禧冷靜地說：「武漢方面提出的講和條件，是否可以考慮？」

蔣介石徹底明白了，桂系也是有備而來，因為漢方的條件就是要追究他的責任，逼他下野。他轉頭看何應欽，希望他能反駁白崇禧，這樣多少能扳回一點面子。但何應欽呆坐著，沉默不語，這讓他傷心至極，只得直接問李宗仁：「德鄰的意見呢？」

李宗仁操著鄉音答道：「請總司令自決出處，宗仁無個人成見。」

一切都白熱化了，蔣介石腦子全亂了，他不得不順著自己公開表態的路子往下走，說道：「好好，為黨之團結，政府前途之計，我走開……離開大家，出國去遊學。至於去何處，尚沒決定，以後大家的一切行動聽中央的……」

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三位舉足輕重的軍人從未結拜過，但無形中，三人結成了反蔣聯盟。當時誰也沒有料到，過了二十二年（一九四九年），這三人再次聯手逼宮，導致蔣介石再一次下野，李宗仁成了代總統。

在座的一班文官胡漢民、吳稚暉、張繼等慌了，他們清楚蔣介石在南京政府中的分量，也懂得一榮俱榮的生存之道，紛紛提出挽回，但蔣介石站起身來留了一句「活話」：「中正先走一步，但我服從監察委員會的意見。」

據吳稚暉在當年底的回憶，他與黃郛、張群等人通過政治會議調解蔣與桂系的關係，無奈掌

握著軍權的人都指出：「蔣先生且歇一歇也好」、「武漢既已分共，應該歡迎汪主席來南京……」

善於操作全局且生性多疑的蔣介石，從來都不會把希望寄託在他人身上。回到丁家花園官邸後，立刻布置下野後的諸事。

最重要的有三項：一是現有軍事機構安排——軍隊與軍事機構能夠交付的人，只有何應欽。無論從職務到親密程度，他都是不二人選，不能讓李德鄰接軍權的陰謀得逞。

二是黃埔系的掌控——因為何應欽在搖擺，黃埔同學會的工作不能交給他。第一軍所有師團長幾乎都出自黃埔，由黃埔同學會負責勾連。只要何應欽不掌握黃埔同學會，則不可能完全掌握這支嫡系部隊。蔣介石決定由他在日本振武學堂的師弟、現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長的朱紹良掌控黃埔同學會，同時命自己的秘書、黃埔一期的曾擴情出任黃埔同學會秘書長。他下令，把黃埔同學會從南京成賢街一百五十七號遷往杭州辦公。

三是南京政府的經濟命脈——南京政府的財政原本就仰賴於蔣介石對江浙富商的名望，由「赤腳財神」虞洽卿運作。必須給他們暗示，要卡緊銅鈿。沒有了我蔣中正的南京政府，日子不會好過。

在蔣介石看來，這三項可以化繁為簡，即「槍與錢」的問題。他相信，缺少蘇俄支持的黨內各方都已不是對手了。

一切布置妥當，蔣於八月十二日與老兄弟黃郛、張群以及邵力子、陳果夫等人登上了東去

的寧滬特快列車，離開南京赴上海。讓蔣介石覺得恥辱的是，去車站送行的人寥寥無幾，同行的一千人也深感世態炎涼。

談起下野，蔣介石對黃郛說：「時下的政治局勢、軍事局勢，甚至經濟局勢，都可以說是導致我下台的原因，但並非主要原因。」

黃郛對這位義弟了解很深，見他提到局勢，便分析道：「依我看，現下局勢混亂，已成一團亂麻。張作霖南伐，孫傳芳想東山再起，汪兆銘藉唐生智之力呼風喚雨，李白二人以為自己羽翼已豐，馮煥章騎在牆頭等果子，再加上你的黃埔驕子們內部頻起紛爭。你歇一歇也好。」

蔣介石點點頭：「奈，我不但是政治、軍事、經濟的中心，而且還是矛盾的中心。現在好了，我這個障礙沒有了，但他們能夠精誠團結嗎？李白二人會全力支持汪兆銘嗎？寧漢可以順利統一嗎？四中全會召開了嗎？」

黃郛搖搖頭：「依我看，寧漢方面，包括馮煥章，甚至張作霖，現在都已經沒有了目標。所以我想，既然你決定下野，就不要草率再出。」

蔣介石點頭道：「我準備出國五年，上海的一切就交給你了。這裡是政府的命脈所在，不可掉以輕心啊。」他又對一邊的張群說：「我請布雷先生起草的下野宣言，明天交報館發表。政府裡其他人對我下野有何反應？」

張群說：「據說中央五委員胡展堂（漢民）、張人杰（靜江）、蔡子民（元培）、李煜瀛（石曾）、吳敬恆（稚暉）也在商量辭職，他們對馮煥章的作為很是反感，說讓他一柱擎天好了。」

蔣介石點點頭。他知道，請來的這批文官不可能在沒有他的情況下還能玩轉政府。想到這兒，說道：「他們離不開我。我可以去為革命戰死，卻不能容忍有人對我的侮辱。現在如果我不下台，即非黨所任命之總司令，而會成為武力之傀儡。你們明白嗎？」

說完這番話，蔣介石沉默了。他在思考，少了他的國民黨還能團結嗎？在當天的日記中，他寫道：「時局紛擾，內部複雜，南北皆同。只有靜鎮謹守，持之以定，則待機而動，無不得最後之勝利也。」

此刻，蔣介石的思緒還集中在家事上。此番下野，必須要解決一件重大的家事：完成與宋美齡的婚姻，蔣介石堅信這件事將影響國事。他要在繼承孫中山的政治遺產問題上，為自己增加獨一無二的砝碼，同時在蔣宋聯姻的基礎上，解決重大財政問題。宋子文、孔祥熙的理財經驗，放眼民國，無人能望其項背。

而要達到蔣宋聯姻的目的，無法迴避另外三個女人：元配夫人毛福梅、二夫人陳潔如、妾姚冶誠，該如何處置？既要做到光明正大，又不可使政敵抓住把柄。

八月八日寫好的〈辭職下野宣言〉十五日發布。這篇四千一百多字的宣言，闡述了蔣介石的苦衷和他的希望。宣言中大量使用了第一人稱：「中正」，平均八十字便出現一次。顯然陳布雷對蔣介石的要求理解很深，即無時無刻不突出個人。從這一點上看，汪精衛攻擊蔣介石使民眾「只知蔣中正，而不知國民黨」的話語，並不過分。

〈宣言〉共分七個部分，從孫中山逝世後，他「首平東江，次削楊劉，繼清南路，統一百粵」，到「三二〇之變」後，他統領北伐；從他「冒險奮鬥」建都南京，到「吾黨吾軍，形成分裂」；從他「對聯俄容共，即主審慎分別」，到鮑羅廷「貌似溫親，胸懷險狠，處心積慮」。〈宣言〉一步一步將造成寧漢分裂的責任全部推到共產黨身上，而「本黨本軍之一部同志，不悟其奸，竟被所惑，浸潤膚受，莫訴萋菲」，指責蔣中正「有企圖為軍閥及個人組織之傾向」。

陳布雷非常巧妙地把蔣介石描繪成了以「黨的利益高於一切」的人，並在這個意志的指導下，蔣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同時，〈宣言〉絲毫沒涉及逼蔣下野的黨內同仁，最多講他們是被共黨矇騙而未覺悟。這顯然是給精於政治的蔣介石做東山再起的鋪墊。

〈宣言〉中，陳布雷迴避了兩個問題：一是在描述蔣介石的功績時，迴避了共產黨的幫助。從東征到北伐前期，在蔣介石的講話通告中，多次出現對共產黨員的表揚，而各軍的政治系統也確為蔣介石的發跡提供了有力思想保障。二是迴避了「四一二政變」。口口聲聲要剪除共黨的蔣介石，卻讓陳布雷對「四一二政變」這樣寫道：「乃有忠實不渝之同志，起為『清黨』之圖，以盡衛黨之職。」既然把驅逐鮑羅廷的功勞攬在自己身上，又為什麼不將真是由他發動的「清黨」作為自己的功勞呢？

在〈宣言〉中，還講到他早想辭職，但又說，如果他辭職了，北伐則不可能取得現在的成功，前線同志也會「陷於孤危」，而且「一切黨國軍政財務外交，將陷於如何之景象」。而現在他可以辭職，是因為全國的陸續「清黨」，證明了「中正之主張，確為黨國生存之必要」。為了「吾

黨統一，吾軍團結，完成北伐與建國」，他願意「自劾而歸去」。

〈宣言〉的主體部分是蔣介石的三個願望：一、寧漢雙方同志「盡捐意氣猜防之念，武漢同志克期聯袂遷移來滬」；二、分駐湘贛的軍隊，與在津浦線作戰的軍隊合力，完成北伐，「掃盡殘餘之軍閥」；三、鄂贛湘徹底「清黨」，「俾一誤不復再誤」。

〈宣言〉最後為以後的運作留下了伏筆，說解除職權後「仍以黨員之資格，努力於黨務；以國民之資格，貢獻於建國；更以袍澤相從之舊誼，對國民革命軍事，貢其一得而輔助成功」。並聲明：「一息尚存，此志不懈。」

陳布雷不愧是大寫手，通篇〈宣言〉用詞看似質樸，實則華麗，流暢地把蔣介石所想表達的意志，明明白白地宣告天下。而在〈宣言〉的起承轉合上，更是巧妙又隱蔽，如開篇寫道：「中正受命黨國，統師北伐，忽已逾歲，直搗幽燕，願猶未遂；而環顧周圍，黨國則呈分崩離析之表象，人民則陷憂惶困惑之深淵……」這種開宗明義，由表及裡的敘述，極容易抓住讀者的閱讀欲望。

蔣介石的突然下野，震驚中外，當時的他在外界看來已然是新的「救世主」。有記者寫道：「他的引退是一個神話。」作為一個「征服者」橫掃半個中國之後突然下台，實在是讓記者們發狂。但坊間的傳聞僅僅是：「蔣總司令因漢方驅鮑反共之目的已達，翩然下野……」八月二十二日的《時代》雜誌，以「英雄下台」為標題，報導了蔣介石下台的消息。有趣的是，在這一期刊

誌上，同時報導了史達林將托洛茨基趕下台的消息。

托洛不看好史達林的指導「中國革命政策」，反對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組成聯合陣線。史達林指責托洛茨基想用自己的主義代替列寧主義，從而反對列寧領導下建立的黨內制度。正是藉列寧之名，史達林成功地將托洛茨基這個強有力的黨內競爭對手剔除。

蔣介石則為了自己的權力，不但反對國共合作，且對中國共產黨大開殺戒。而汪精衛們在相當一段時間裡，則藉孫中山的容共決策對蔣介石反覆打壓。

蔣、托二人的同時下台，似乎是異曲同工。但《時代》在報導這兩條新聞時，作出這樣的預言：「托洛茨基的離開，是永遠的，等待他的是流放和暗殺；蔣介石的離開則是暫時的，他以退為進，還將復出。」

多年後，白崇禧的第八個兒子、作家白先勇告訴媒體，桂系在一九二七年「逼宮」的緣由：「如果寧漢分裂，北伐就受阻了，我的父親可能關心的是這一點……」

但從此，蔣介石恨桂系，比恨共產黨更甚。

蔣介石下野帶來的直接後果是：從偏遠鄉村發端的桂系到達了政治上的巔峰。李宗仁就任國民革命軍副總司令。但南京的米價應聲而漲，每石由十五元漲至十六元以上。

於此同時，南京國民黨中央人事在變動，中央「清黨」委員會及所屬各地「清黨」委員會多半自行銷解；黃郛的上海市長被撤；在李白二人的要求下，何應欽下令撤銷了蔣介石成立的七

個補充團，同時還下令將駐京滬一帶由黃埔同學帶領的軍隊一律開往江北。幸好有胡宗南等團以上軍官，在朱紹良的策動下，拒絕執行換防命令。

下野還給蔣介石帶來一個小小遺憾：黃埔軍校本部第五期學生的畢業典禮，他沒能來得及參加。

軍校前五期學生的一切，都是蔣介石親力親為地安排。他將這些學生兵視為己出，不允許其他人染指。第五期學生剛經歷「清黨」不久，他不希望學生們在思想上有任何動搖，而黃埔五期將是在黃埔校本部的最後一期學生，馬虎不得。他作出決定：黃埔五期在南京畢業。

七月二十日，第五期一千四百多名學生從廣東開赴南京（剩下一千餘名在武漢），在蔣介石下野後的第三天（八月十五日），在南京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大操場舉行畢業典禮。何應欽代表蔣介石發了畢業證書。蔣介石並未忘記要畢業生宣誓時加上一句：「剷除共產黨餘孽。」

蔣介石用猝然下野來表明自己的權威。他要讓黃埔同學明白，只有黨跟校長，才有光明的前途。他堅持認為，沒有了蔣中正的國民黨將陷入一片混亂，這個後果更大、更嚴重。

自信的他認為一切都在預料之中，他現在要抓緊時間，用聯姻的方式進一步鞏固自己的身分。

蔣介石在上海只待了一天多時間，解決了一個重大問題：說服半年多未見的陳潔如出國留學。

他先與不遺餘力支持他的二兄張靜江商量。張靜江問：「你準備怎麼安排她？」

關於陳潔如，蔣介石在張靜江面前無所保留：「二兄，我的意思是讓她去美國留學五年。」

張靜江再問：「五年後呢？」

蔣介石堅定地答道：「五年後，我必定恢復與潔如的夫妻關係。」

張靜江是精於算計的商人，有「當代呂不韋」之稱。他對蔣介石的處境瞭如指掌，而支持蔣介石是必須做下去的事，否則他的政治地位很可能喪失，繼而其經濟地位也可能出大問題。時至今日，已是騎「豬」（蔣介石屬豬）難下了。

陳潔如嫁給蔣介石是張靜江與夫人朱逸民從中努力的結果，現在蔣介石要他這個媒人幫著休妻，作為一言九鼎的民國奇人不得不有所顧忌。但蔣介石答應只分手五年的承諾，讓他找到了說服自己的理由，他決定幫助這位盟弟度過眼前難關。

張靜江當然不知道，在蔣介石的日記中已反覆出現：「終日想念梅林（美齡）不止也。」他也不知道，蔣宋已發展到會在深夜的滬上乘車兜風。

如此兜風在五年前，也在同一地方發生過。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六月，孫中山被陳炯明驅逐逃上永豐艦。蔣介石前去解救，路過上海，向虞洽卿募款。在拿到錢的前一天晚上，便與陳潔如坐汽車，遊覽申城夜景。蔣在日記中寫道：「以粵難無法解救，聊以寫我憂爾。」

蔣介石對張靜江所講的與宋美齡乃政治婚姻，張深信不疑，因為蔣介石在去年七月三十日就曾致函張靜江，要他「囑其（陳潔如）不管閒事，安心學習五年，或出洋留學，將來為我之助……」

兩人商定，送陳潔如去美國學習政治學和公共行政，理由是今後可為南京政府工作。同時

派張靜江的大小姐張蕊英（英文名：黛瑞莎）、二小姐張菁英（英文名：海倫）陪同陳潔如去美國讀書。

訂好了萬噸豪華郵輪傑克遜總統號的船票後，蔣介石來到陳潔如的娘家。

可能陳潔如在有關回憶錄中記錄的時間有誤（她把蔣介石到她娘家的時間記錄為八月一日），但她記錄的蔣介石在她娘家佛像前起誓，像是蔣的語言：「我發誓：自今起五年之內，必定恢復與潔如的婚姻關係。如果違反誓言，沒有將她接回，祈求我佛將我殛斃，將我的南京政府打成粉碎。如十年、二十年內，我不對她履行我的責任，祈求我佛推翻我的政府，將我放逐於中國之外，永不許回來。」

人們無法知道蔣介石後來篤信天主教，是否與他曾欺騙神佛有關？他並沒有按在佛前的承諾，五年後接回陳潔如。

蔣介石委託陳潔如在美國辦一件極為重要的事，要她帶五十萬元（折合銀元一百萬塊）給美國一家公司，用以購買軍火。這是一件事，充滿了蔣介石對陳潔如的信任。

年輕的陳潔如從來就願意為蔣介石赴湯蹈火。從他辦軍校，再到北伐，無不在一線陪侍，她被人尊為「母儀軍校」、「北伐夫人」。如今為革命需要而離開蔣介石五年，又被心愛的人委以重任，加之有張家二女的陪同，哪有不應之理。

蔣介石很怕陳潔如反悔，這一步棋涉及全局，是不可以反悔的。回到家鄉溪口的蔣介石於

十五日分別給張靜江夫人朱逸民、陳果夫，還有宋美齡、宋子文寫信，要下好蔣宋聯姻這盤棋，非將各路的進退同時進行才可以。朱逸民是陳潔如的好朋友，也是當年蔣陳聯姻的保媒人，必須讓她緊盯陳潔如，直到陳上船為止。

也有文獻記載，蔣介石八月十二日離開南京後，並未在上海停留，只在上海真如火車站與虞洽卿、黃金榮、杜月笙、楊虎及上海警察廳廳長吳忠信等交談了半小時。於當晚八時左右，火車改換車頭後，向杭州駛去，然後從杭州坐新江天輪船經杭州灣，於十四日凌晨四時到達鎮海，有當地警衛隊到碼頭保護，直到下午四時才動身回奉化。所安排陳潔如等事，他均未出面。

《申報》在報導他回溪口的新聞中突出了四點：一、蔣很低調，在船艦門口亦未設衛兵。兩百五十人的奉籍衛兵秩序井然；二、蔣沒有穿軍裝，而是一身多羅麻中山裝，並攜幼子緯國。途中坐的廣式籐轎也破舊不堪；三、「聞蔣之夫人均尚在滬」；四、所到之處，都受到鳴炮、軍樂的致敬，及民眾團體的迎送。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九日，一百多名清華出洋留學的男女離開上海赴美，陳潔如便是藉此名義出國的，在送行的人群中有蔣介石的秘書陳舜耕。這位機要秘書也有來頭，他的姊姊陳志堅是蔣介石元配毛福梅的同學、結拜姐妹。當時陳志堅就在溪口，是緯國的家庭老師。

那天，陳潔如穿一件灰色細長馬甲，下面有白紅藍的間色，裡面襯著半截式的背心，腳上穿白皮鞋和粉紅的長筒絲襪，蓬鬆的短髮，自然的態度，給人極為樸素的感覺。在一群年輕人中，

絲毫也看不出她是大名鼎鼎蔣總司令的夫人。只是當海倫向別人介紹她時，陳潔如才被注意，記者們的鏡頭紛紛對準她。

多年後，陳潔如這樣回憶離別時的情景：「輪船正在向大海行進，我依然遠眺上海，海岸線上可以看見外灘那些著名的高樓大廈。但是它們怎麼好像為一團迷霧所包圍，那團迷霧竟是我布滿眼中的淚水……」

關於陳潔如出國，媒體有大量報導，美聯社在當天電訊中報導說：「前南京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之妻、蔣介石夫人，今日搭乘傑克遜總統號輪啟程前往美國……」

陳潔如在護照申請表上簽名是「蔣潔如」，她此行也受到各地高規格接待。

過檀香山時，當地國民黨同志打出的歡迎標語是「中國國民黨檀山忠實同志歡迎蔣夫人大會」。檀香山總督在歡迎國賓專用的總督府大廳會見陳潔如。

陳潔如幾乎每天都在歡迎會和宴會度過。才二十出頭的她忘記了蔣介石要她低調的囑咐，誰也未料到，一場風暴正向她襲來，甚至有理由相信，這場風暴是蔣介石與陳潔如真正翻臉的源頭。加上她不低調，讓蔣介石在宋美齡那裡尷尬不已，更加惱火，到了再也不屑於理睬她的地步。

引起風暴的是在船上發生的一個意外，起因是陳潔如身上那五十萬美元巨款。初次出國，且無任何經驗的陳潔如，因為行李中有張五十萬元的支票而惴惴不安。上船初，船上的廠房（服務員）照例通知旅客，貴重物品可送廠房保管，否則若遺失，輪船公司概不負責；陳潔如便與張家二女商量，為了保險起見，她將支票交廠房保管。

誰知船靠岸後，有記者從廠房處挖料，一名廠房說：「別的我不知道，只是有一張五十萬美元的支票，她們曾交給廠房保管。」馬蜂窩就此被捅開。

接下來的媒體報導是：「蔣介石夫人隨身帶五十萬美元來美」、「蔣介石何來如許美金」……僑民們開始懷疑是蔣介石的贓款，紛紛表示不再為國民黨捐款。

面對這樣的風波，要掃除與宋美齡聯姻障礙的蔣介石，不得不透過一次與記者的談話，表明他與陳潔如無任何關係，並宣稱搭乘傑克遜號赴美的婦人並非他妻子，乃是政敵捏造的謠傳。從此，陳潔如在大眾面前銷聲匿跡了，後她獨自帶著養女陳瑤光生活。二十世紀六〇年代，她與蔣介石有過一次通信，年過七旬的蔣介石在信中說道：「往昔風雨同舟的日子裡，所受照拂，未嘗須臾離懷。」已是天命之年的陳潔如在回信中哀婉寫道：「三十年來，我的委屈惟君知之。」

蔣介石是十四日午夜偕陳果夫、邵力子、張群、劉文島等人，回到生他養他的故鄉——奉化溪口的。有人講他是因為下野丟臉，才在深夜悄悄回來。

溪口是寧波奉化縣的一個鎮，沿一條名為剡溪的河流而建。剡溪是奉化的母親河，在它周圍有會稽、四明、天台三大名山環繞。

關於溪口，有許多不解之謎。

一八八七年，蔣介石生於溪口的一個商人家庭，屬豬。按命相學說法，這孩子是水命。他六歲的時候，在溪口西南方向，有一個叫韶山的地方誕生了一個男孩，屬蛇。按命相學說法，是

土命，這個男孩後來的名字叫毛澤東。生在山邊的毛澤東最終戰勝生在水邊的蔣介石，是應了「水來土掩」的成語嗎？古人云：「近山者仁，近水者智。」事實是，大權在握後，蔣介石更喜山，而毛澤東更好水。

幾千年前，周文王建都豐邑，為奪取江山做好了充分準備；周武王建都鎬京，鞏固了西周兩百八十年的江山。蔣介石家的房號為「豐鎬房」，這是當年他母親請族人起的房號。因蔣氏兄弟屬「周」字輩，便大膽地將西周的首都「丰邑」和「鎬京」各取一字為房號。

在「漢口十景」中，有一處景觀名為「文昌閣」，它座落於武山南端高處，建於一七三二年，原是溪口文人學士聚會之地。誰也沒想到，過了近兩百年，真的有一位海南文昌女子住進了文昌閣，她便是民國「皇后」宋美齡。

蔣介石十九歲離開奉化，走出寧波，二十多年過去，算得上是飛黃騰達了。但每當遭遇困坎，他都會回到故鄉潛伏一陣，修身養性，以靜制動。而能說得上名字的國民黨大員，幾乎都來過這裡。此次回鄉，公開的理由是等待辦理出國手續。

在家鄉四十天的時間裡，他沒有住豐鎬房，而是住在溪口西北面白岩山上母親墓邊上的墳莊（又名慈庵），並讓人接來十一歲的緯國。父子倆在這龍脈之地看書、爬山，享受天倫。

回到家鄉的蔣介石要面對的第一個人便是元配夫人毛福梅。兩人的婚姻已不是問題，早在六年前，蔣介石與陳潔如相遇時，便動了離婚念頭。通過許多人，包括大舅子毛懋卿，終於可以

「從終身的痛苦中解脫出來」，達成的協議是離婚不離家，毛福梅以義姐身分住在豐鎬房，操持家務，人稱「大師母」。

當毛福梅見到蔣介石與緯國的親情狀態，心中翻起波浪。五年前，兒子經國被他阿爸送去蘇俄，至今竟無了音訊。所以甫一見前夫，便嚷了起來：「你把我的兒子弄到哪裡去了，你要還我兒子！」

蔣經國自「四一二」之後即被蘇俄控制，這是蔣介石無能為力的事。面對毛福梅的質問，他無言以答，心生愧疚，只能用手撫著大自己四歲的前妻，安撫說：「阿姐莫急，你的痛苦我都明白。經國之事我何嘗不急，但是要慢慢來。你放心，經國無恙。」

毛福梅面對自己的男人如此勸慰，只能含淚點頭。

對於兒子滯留蘇俄，蔣介石一直痛心疾首，他在當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日記中寫道：「如果經國未被蘇俄敵人殺害，即使我可能再也見不到他，我深信他在我告別人世之後還是會回來。如果我死，他才能回國，我真希望早早辭世，以告慰雙親之靈。」寫這段話時，他剛如願以償做新郎不久，且重掌大權，不知為何有這種心態？

蔣毛二人雖解除婚約，卻一直未履行法律手續，這可是過不了崇尚西方法律宗教的宋家這一關的。趁著下野，蔣介石正式起草了一份「協議離婚書」，由蔣毛二人共同署名後，送奉化縣政府備案。

時任縣長叫徐之圭。當他拿到「協議離婚書」時，不禁暗叫：「本老爺三生有幸，辦此千

古大案。」當即簽字准其離婚。

解決另一側室姚治誠的問題似乎更加簡單，她人就在寧波。只是稍有麻煩的是，她與蔣介石的舅母蔣妙緣關係很好，聽說蔣要公開與她分手，便去蔣妙緣家哭訴。

蔣介石與蔣妙緣的關係很密切，她既是蔣介石娘舅孫琴風的續弦，又是蔣介石的族姑。一九一三年下半年，蔣介石被袁世凱懸賞三千銀元通緝，躲在離溪口十餘里的蕭王廟娘舅孫琴風家閣樓上，是蔣妙緣救他於危難之中。

因為姚治誠不曾生育，正巧才一歲多的小緯國從日本來到上海，便交由姚治誠撫養。正是因為這個緣故，蔣介石無法下決心將姚踢出家門，而是只要求她不要沾蔣家的名分。

經過談判，最終蔣介石以緯國繼續由姚撫養，並按月支付姚和緯國的生活費為條件，解決了姚治誠的問題，她將由寧波遷往蘇州居住。

終於，下野的蔣介石「一身乾淨」了。他明白這種「乾淨」意味著什麼，中國人關心領袖的家事往往如同關心國事。當年孫中山要娶宋慶齡，遭到黨內同志強烈反對，請求孫中山懸崖勒馬的呼聲很高。在孫宋婚禮上，基本見不到黨內同志，大家都拒絕參加。這次放出要與宋美齡結為秦晉的消息後，又有一批黨內同志以蔣有一妻二妾為由，表示反對，甚至有人提出要求黨組織採取阻攔行動。而蔣介石尚不具備孫中山的威望，他不能因家事而壞了他的國家大事。

他起草了一份〈蔣中正家事啟事〉，以便向黨內外同志解釋清楚，證明他娶宋美齡光明正大：

「各同志對於中正家事，多有來書質疑者。因未及遍覆，特奉告如下：民國十年，元配毛氏與中正正式離婚。其他二氏，本無婚約，現已與中正脫離關係。現在除家有二子外，並無妻女。惟恐傳聞失實，易資淆惑，故此奉覆。」

他慎重考慮這份啟事的發布時機，因為尚在等待宋家的消息。只有宋家那邊基本底定，這份啟事才有發布的意義。

他給上海的宋美齡寫了一封信。這封信後被人們稱為蔣介石向宋美齡求婚的情書，在蔣宋婚禮前四十二天由天津《益世報》發表。

「余今無意政治活動，惟念生平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粵時，曾使人向令兄姊處示意，均未得要領。當時或因政治關係，顧余今退而為山野之人矣。據實所棄，萬念灰絕。曩日之百對戰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謂功業宛如幻夢。獨對於女士才華容德，戀戀終不能忘。但不知此舉世所棄之下野武人，女士視之，謂如何爾！」

情書中所寫之言，看似多餘，實則飽含深意。按理蔣宋二人已心相許，何必再如此求婚？雖然有宋靄齡忙前忙後，有譚延闓等德高望重之人的保媒，加之宋子文已「繳械投降」，正在起穿針引線作用，但蔣介石從不真正相信別人，未成之事不敢絲毫馬虎。這場婚姻必須取得主角——宋美齡死心塌地同意才行。這封信要激發的就是宋美齡同情弱者的母性。

果然，集修養、風度、才智、家庭背景等優秀條件於一身的宋美齡，愛上了「下野武人」。她一面講：向我求婚沒有用，要我姆媽同意才行；另一面又說：我是能夠被人包辦婚姻的人嗎？

關於宋美齡的風花雪月，至今依然撲朔迷離。但她在成為蔣介石夫人前給友人的信中所說的話，或許可以成為她有過戀愛經歷的證據，和答應嫁給「下野武人」的注解。她說：「我既無法忠於自己內心嫁給最愛的人，如果結婚，將不會是為愛而結。或為名，或為利吧！」

在家鄉四十天裡，蔣介石先在墳莊的三間平房大約住了二十五天，因為天氣熱，便搬到離溪口十五里的雪竇寺住了半個月。

他把帶來的警衛安頓在寧波、奉化，只有少量人員跟他回溪口，秘書長邵力子等一千貼身人員住他長兄毛介卿家。

蔣介石帶著緯國在雪竇山中暢遊，不時背著緯國，口中「囹圄」叫個不停。妙高台、觀瀑亭、千丈岩等地都留下父子倆的足跡。他還邀請故友一起遊玩，並請人設計修築從雪竇寺通往各景點的山路，改變現在狹窄難行的羊腸小道。

他邀請正在雪竇寺的江浙名僧太虛法師講解《心經》，並為之傾倒。他對外講話從不離「鄙人下野，當可促成寧漢合作」這個中心，其他則不願多講。

清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攝政王載灃解除了袁世凱所有差事，袁稱疾返回河南隱居，韜光養晦等待時機復出。從表面看，蔣介石與袁氏一般，似乎成了閒雲野鶴，心如止水，實則內心充滿憤怒。才回溪口沒幾天，便嘗到被人逼迫的滋味。在「四一二」中屠殺共產黨人的二十六軍軍長周鳳歧派秘書給蔣介石送來五萬元，並請蔣離開浙江；周鳳歧的這一招與當年蔣介石趕走

老上級許崇智的手法異曲同工。此舉動深深戳痛蔣介石的要害，倔強固執的他暴跳如雷，立刻命令浙江省防指揮官蔣伯城調集軍隊，並給他三百黃埔學生，要以武力對付周鳳岐。

蔣伯誠當年是許崇智轄下第四師參謀長，正是他在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九日晚，攜帶蔣介石的親筆信與許崇智見面，請許辭職赴申休養。當周鳳岐重演蔣的故技時，蔣伯誠糊塗了。他不知是周鳳岐自己的主意，還是周背後有強大勢力，於是趕快向何應欽報告。何應欽一聽就知是周鳳岐在討好白崇禧，當即給白崇禧打電話。

面對下野的蔣介石，桂系依舊不敢小覷，反而在想辦法修補裂隙愈來愈大的關係。白崇禧立即下令撤銷周鳳岐的所有職務，包括浙江省政府委員及二十六軍軍長，但給了一個台階，對外稱是周鳳岐自己辭職，並由何應欽任浙江省主席，改組省政府。

此事到九月三十日才全部結束，但蔣介石從此對「周鳳岐」咬牙切齒。過了十一年（一九三八年），他命令軍統頭目黃埔六期的戴笠，以漢奸罪暗殺了周鳳岐。而戴笠曾經在周鳳岐手下當過兵。

處在下野之中的蔣介石，時時對炎涼世態唏噓不已，也引發了他急躁的脾氣。

有一個例：他很喜歡吃家鄉的芋艿。這天，廚師上了一盤雞汁芋艿，蔣吃得津津有味，伸手要副官再添飯時，忽覺已飽，就問副官：「添過幾次？」副官答已添過兩次。回到臥室的他覺得肚飽難受，不覺發起火來，把副官喊到臥室裡罵道：「你是個飯桶，我叫添飯你就去添？難道沒看見我已吃飽了嗎？」

幸好，還有兩件事讓他看到政治上的希望。一是回家鄉的第五天，奉化各界舉行歡迎蔣介石「錦旋」大會，這讓他感動，在會上激動地說：「中正為國奔走，對於桑梓事情，無甚願及，殊覺抱歉萬分……中正別無他願，望桑梓昇平，諸父老兄弟皆得安居樂業……」

二是在雪竇寺抽到一支好籤：「飛龍升天，騰驤在望。」對下野之人來說，這是支上籤。雪竇寺方丈郎清和尚連連向蔣介石道賀，說：「先生災難已過，將青雲直上。」

虔誠禮佛、求籤問卦是蔣介石從母親王采玉那裡繼承下來的。回家鄉，他心中惟一的真實念頭就是與母親住一起。

他曾為母親寫過大量紀念文章，其中以王采玉去世後第二天寫就的〈哭母文〉最為動人。這篇七百字的誄文，深情回憶了母親的一生，句句含情，充滿懷念。

開篇寫道：「悲莫悲於死別，痛莫痛於家難，哀莫哀於親喪，苦莫苦於孤子。」在寫到母亡後的自己時，他這樣自問：「且復誰能容我狂愚，恕我暴戾，撫慰我激憤，曲諒我苦衷，為我代苦代憂，至死不怨……」

在文中，他還回憶了母親彌留之際的情景：「猶記當時吾母呼吸迫促，兒乃趨撫母背，以冀挽救亡於頃刻。然竟因是不獲睹最後慈容之悲戚！嗚呼恫矣！從此抱恨終身，不知生存於人世，復更有何意趣耶……」

當時認識蔣介石的人，無不為他的孝心所感動。孫中山不但親撰祭文，還題寫了墓碑。在

蔣母墳頭，除了蔣介石自己的手書外，還有張靜江、汪精衛、胡漢民、譚延闓等大人物的墨跡。

蔣介石的老師毛忠誠曾這樣描寫四年前蔣介石回溪口住墳莊的情形：「入夜，閑躡山門外，嶺上寒風，松間明月，清景耐人尋思，與次公子（緯國）相伴守穆如也。」

回鄉後，蔣介石拒絕了外界的拜訪探望，均由張群代為擋駕，聲明對政治已無主張，今後也不願意多務政治，而願意多研究學問。但當二十一日美國《環球日報》與《紐約日報》的記者持宋子文介紹函到溪口時，蔣破例在雪竇寺接受了採訪，繼續表示自己下野是為了促成寧漢合一。但顯然他是為了給足宋子文面子才會見記者的。

與雪竇山的平靜相比，南京、武漢卻要熱鬧許多。儘管桂系聯手何應欽無比驚險地打敗了孫傳芳六萬大軍的偷襲，於八月三十日取得龍潭大捷，孫傳芳此役後再也沒能力翻身，但國民黨內的政治、經濟形勢均因蔣介石下野亂成一團。

政治上：黨爭進一步加劇。蔣介石下野的第三天，胡漢民的政府就已無聲無息了。李宗仁即致電汪精衛，提議將國民政府從武漢遷往南京。經過幾輪商洽，寧漢達成合作協議。九月五日，汪精衛攜一眾人士在發表了〈遷都南京宣言〉後，到達南京。

可情況就在幾天內發生了變化。經過龍潭之戰後，強悍的桂系忽然覺得沒有汪精衛也能坐天下。李宗仁等聯絡了盤踞上海多年的西山會議派，結果一批國民黨長老級的人物謝持、鄒魯、林森、張繼、居正等步胡漢民的後塵，紛紛顯身，導致「寧漢合流」變成了寧、漢、滬合作。

李宗仁向汪精衛提出必須要有胡漢民、張靜江、吳稚暉等參加有關會議，方能體現合作精神，可這卻是桂系給汪精衛擺出的第一道難以越過的障礙。

明知已辭職的這幫人不會合作，可沒有兵權的汪精衛也只得親赴上海勸駕，遭拒絕。胡漢民、吳稚暉甚至給了他閉門羹。

汪精衛情急之下，使出另一計：在上海召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可這又引起西山會議派反感，這幫人大多早已被排除在二大以外，汪精衛擺明要使他們參加不了會議。西山會議派堅決不承認在武漢召開的三中全會，指出要開全會也是開三中全會，作為廣州召開的二中全會的銜接。

最後，無奈的汪精衛只得答應在上海召開寧、漢、滬三方談話會，共商統一改組辦法。經過三天激烈爭論，即將成立的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完全被桂系與西山會議派操縱。作為特委會的主要發起人汪精衛，原以為可利用蔣介石下台重操中央大權，誰知卻竹籃打水，落入了桂系的圈套，只得到個排名第五的常務委員頭銜。他被迫於九月十三日通電下野，悄然西去，到廬山與唐生智商量在武漢成立政治分會事宜。

經濟上：南京政府自四月十八日成立，到九月中旬，軍政支出達四千萬元。這筆錢，大多來自蔣介石的面子。

江浙籍資本家在上海工商界中所占總數達百分之七十八，他們與蔣介石有同鄉之誼，有共同的利益。隨著蔣下野，利益鏈條消失了，南京政府的財源也同時斷了。

為籌款，白崇禧趕赴上海招待上海各界，反覆強調是蔣主動下野，與他人無關。他懇請道：「南京危在旦夕，孫傳芳已揚言要到上海過中秋節，請各位在財政方面幫忙一個月，就一個月。」但他的款待還是徒勞無功。南京政府的經濟命脈幾乎被切斷，不得不縮減軍政費用。而在戰爭中，金錢往往是決定勝敗的重要因素，可謂有錢能使鬼推磨。

蔣介石這時已得知，在湘贛邊境爆發了一次共產黨領導的暴動，但很快被鎮壓了，參加暴動的農民沒了蹤影。他此刻怎麼也不會想到，就是這支沒了蹤影的農兵，日後奪了他的江山。

在收到宋子文、宋美齡確認婚姻問題的電報後，蔣介石開始行動。

首先，在中央特別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的九月十六日，蔣宋聯姻的主要策劃者宋靄齡在上海宋宅召開記者招待會，把蔣介石和宋美齡的照片分發記者，並宣布：「將軍即將與我小妹結為伉儷。」

因為宋美齡放出風聲：「結婚需要經母親倪桂珍同意。」蔣介石找到了他急需去日本一趟的理由，他對《字林西報》記者說：

「此種婚姻，並非政治結婚。諸人皆從事於政治生涯，乃屬偶然巧合，並非同派。且宋家尚未允許，宋女士之母病在神戶。余擬即前往問候，並向乞婚，以外並無其他任務。」

然後，在動身離開溪口前，他發表了七千五百字的〈告別黃埔軍校同學書〉，這篇分了九個方面的長文，苦口婆心地告誡黃埔同學：要想取得勝利，必須從自身做起，要將一切恥辱忍受

下去，中國革命必將在黃埔軍人的手上獲得徹底成功。

如何駕馭已經畢業的五期共七千多名軍校學生，這是蔣介石一刻也沒有放下過的問題。由於北伐，軍校學生打出了威名，又因為校長是總司令，這批軍人開始驕奢狂傲起來。二期、三期的不屑做營長，四期的不屑做排長，剛畢業的五期學生沒工作可做。蔣介石想充分利用這次下野，讓他的學生失去保護傘，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

事實是這短短一個多月，黃埔軍人便開始被人譏諷、謾罵。現在要做的是擺出事實，鼓舞士氣。同時，要讓所有黃埔軍人明白，我蔣中正不會倒下，也不會拋棄大家。

他在〈告別書〉中寫道：「我在這一年中，幾次要想辭職不幹，都因為顧慮你們而遲疑隱忍……但到了現在，我實在是不能再維持了，我不去職……終不能激發你們獨立的志氣，將使你們的依賴心愈久愈深。」他還真誠地寫道：「我篤愛你們，出於至誠，我深信你們必能接受我的盡言……我此次出洋，絕非拋棄你們……我一刻也不會忘記你們……黃埔萬歲！」

這篇充滿情感的〈告別書〉，不但處處洋溢著諄諄教誨，而且讀來讓人蕩氣迴腸，在黃埔系中引起強烈反響，學生們開始翹首以待盼望校長歸來。

在發表〈告別書〉的同時，蔣介石把早起草好的〈蔣中正家事啟事〉交由《申報》，要求他們從二十八日起連登三天。

所有的事都準備妥當後，他於九月二十三日坐船抵達上海。但他沒想到，一直受到監視的宋家二小姐——「國母」宋慶齡，竟在他到達上海的當天凌晨喬裝成普通婦女，悄悄離開了莫里

哀路寓所，被蘇俄接往莫斯科，並發表〈赴莫斯科前的聲明〉。

宋慶齡在上海期間常與家人在一起，對蔣宋聯姻之事應該瞭如指掌，為什麼她要在此關鍵時刻離滬赴蘇？

對於宋慶齡的離開，蔣介石無可奈何，期望十全十美的婚禮泡湯了。雖有些許沮喪，但當下最重要的是，使日本之行盡量完美。出發的時間定在二十八日，利用在上海的五天時間，做赴日準備。

此時，日本對中國擴張已是事實。有數據稱：僅在山東境內就有一萬七千日本僑民，投資額已達一億五千萬日圓。而在中國近郊中，有此實力者僅俄日兩國。如今與蘇俄關係已呈決裂之勢，有必要與日本正面溝通。蔣介石明白，就目前中國的政治軍事態勢，誰有外援，誰將身價倍增。而跳出群雄爭霸，去爭取外援，不失為一著好棋。

此番赴日，就是要讓日本政府對南京政府有充分認識。蔣介石已準備好一份一千五百字的〈告日本國民書〉，重點闡述國民黨與日本的淵源，稱：「中日兩國為兄弟之邦，無論在任何方面觀察，均有唇齒相依之關係……」文稿通篇使用了謙遜的詞語，期待「中日親善之實現」、「並切望日本七千萬同種之民族，對於我中國革命運動，徹底了解，而予以道德及精神上之援助」。蔣介石想告訴日本人，只有這樣，中國才能「與貴國同負保障東亞和平之重任」。

在起草這份文稿的同時，他並沒有忘記，宋家與美、英等西方國家亦有千絲萬縷的淵源。

此次東渡日本也是接續這些淵源之旅，他要在東洋與西方列強接觸商談。

在上海等待去日本的五天裡，蔣介石會晤了胡漢民、吳稚暉等，感謝他們對自己下野的支持，還召見何應欽了解軍情，他沒有責怪何應欽下令撤銷了那七個補充團，而是囑咐何應欽一定要保存好實力。但沒有見尚在上海籌款的白崇禧。

短短五天，蔣介石與宋美齡的關係急速升溫，兩人常敘談至深夜。在蔣介石日記中有如此記載：「與三弟（美齡）敘談，情緒綿綿，何忍捨諸！不惟外人不知三弟之性情，即中正亦於此方知。」

兩人商定好二十六日訂婚，並初步決定去日本完婚，蔣介石為此忙著找婚姻介紹人。二兄張人杰是不能做了，他因陳潔如之事，心中過不去。思考再三，決定邀請正在上海的奉化老鄉王正廷做介紹人。對這個人，蔣介石有重用的想法。

王正廷是民國名人，他當過黎元洪的代理國務總理兼外長，是出色的外交家，現任歐美同學會理事長、隴海鐵路督辦。他欣然同意。

第二位介紹人之理想人選是廖仲愷夫人何香凝。可她與陳潔如關係也不錯，且對宋家無好感，蔣介石只得改請在上海的馮玉祥夫人李德全做介紹人。

李德全曾是北京基督教女青年會學生部幹事，符合宋家宗教信仰的要求。她在嫁給馮玉祥時有句名言：「是上帝怕你不為民辦事，派我來監督你。」更重要的是，蔣介石雖下野，卻沒有放棄與馮玉祥聯手的想法。當李德全知蔣介石請她做大媒時，笑著說：「就讓宋小姐來監督你吧！」

八月二十六日，蔣介石與宋美齡訂婚，兩人在法租界宋靄齡家拍了正式合影。蔣介石心中一塊大大的石頭落了地，往下的日本求婚之旅，不過是個浮在面上的形式而已了。

宋子文已先期前往日本向母親報告此事，並安排行程，而蔣介石則按大姊宋靄齡的吩咐，派秘書陳舜耕等採買禮品。有杭州絲繡、宜興茶具、長白山野山蔘，還有珍珠項鍊、翡翠手鐲以及最重要的結婚物品——鑽戒。這枚戒指一定要由宋母收下，再交宋美齡。

出發前，蔣介石沒有忘記與二兄張靜江商量下一步的計畫。兩人甚至商量，如果統一無望，則將中國分為幾大塊，由群雄分而治之。

他擔心到日本會臨時有文件要起草，便要張群邀請陳布雷一起東渡，但陳布雷以「不諳日語」為由婉拒邀請。

九月二十八日六時，習慣早起的蔣介石起床整裝後，去西摩路一百三十九號與宋美齡告別。他們才剛分別四個多小時，頭天夜裡，兩人談話至凌晨一時。告別時，四十歲的蔣介石與三十歲的宋美齡似熱戀中的少男少女，難捨難分。

七時前，蔣介石登上東渡的「上海丸」豪華郵輪。同行有老兄弟張群、副官孟超然、秘書陳舜耕，以及劉文紀等，日本駐上海領事清水前往送行。

已退出武漢政府的宋子文在日本等候。這位很快將掌握民國財政大權的中年人，三個月前剛剛娶了畢業於南京金陵大學、英文極好的江西九江一位建築商的女兒——張樂怡。

往後四十四天的日本之旅，是蔣介石此生最後一次踏上日本國土。在船上對張群說：「這次坊間，最重要的是同田中見面會談，你要抓緊聯絡。」

「上海丸」經過約三十小時航行，到達日本國最西南邊的城市長崎。

下船伊始，蔣介石面對聞訊趕來採訪的記者，居然迴避了與宋母見面的話題，只是表示：「余此次來日，乃欲觀察及研究十三年以來進步足以驚人之日本，以定將來之計畫。且余之友人居日者甚多，欲乘此閒暇之機會，重溫舊好……」

十月三日，蔣介石一行人乘火車到達神戶。宋母倪桂珍就帶著一對外甥——十二歲的孔令儀與十一歲的孔令侃，在日本最古老、規模最大的溫泉之一——神戶有馬溫泉度假，這裡的溫泉冬暖夏涼。

宋子文安排蔣介石下榻宋母同一酒店——有馬大旅社，以便彼此見面。

剛入住，蔣介石就給了旅社老闆娘千代子三百日元小費。面對出手如此大方的中國客人，千代子很是興奮，服侍起來加倍熱情。

當一身筆挺西服的蔣介石出現在宋母倪桂珍面前時，這位已近花甲、有著很深西方觀念的老婦人正在看《聖經》，她是位虔誠的基督徒。宋母很有風度地操著上海話問：「你多大？」

蔣介石恭敬回答：「四十。」

倪桂珍沒有考慮便說：「儂出生的年份是我與美齡爹爹結婚的年份。」

一聽這話，蔣介石立刻感到了一股暖流流進身體裡，忙說：「晚輩恭請太夫人安。」

倪桂珍並未多客氣，而是直奔主題：「儂出身佛教家庭，我家則是基督教家庭，兩家頭的宗教信仰不一樣，你要好好考慮。」

善於察言觀色的蔣介石，立刻回答道：「我知道這樣的婚姻會出現困難，但是我個人並非佛教徒，我也可以信基督教。」

倪桂珍馬上反問：「儂願意成為基督徒？」

蔣介石聽了這話，腦子在快速運轉。他知道他的回答意謂著什麼，但他心裡堅定著一個信念。儘管蔣宋聯姻有著迫切的政治需要，但求婚的底線是：絕不能因為婚姻而不要人格，所以他不能為討好倪桂珍而撒謊。想到這，邊觀察倪桂珍的臉色，邊說：「假如我為了要娶三小姐，而成為基督徒，大概你也不同意。可是我答應你，從今天開始，我要好好地讀《聖經》。實際上，自與三小姐交流開始，我已經開始閱讀《聖經》，只是戰事緊，沒有時間研究。」

倪桂珍盯著他看，見其態度絕非敷衍，臉色明顯溫和許多，再問：「儂不是有三個太太嗎？」

早有準備的蔣介石馬上拿出與毛福梅離婚證書給倪桂珍過目，解釋說：「此三女與我已無任何關係……」

倪桂珍對蔣介石的婚姻狀況很是清楚。從內心講，她不願意把女兒嫁給這位口碑並不好的軍人，無奈美齡已鐵了心，加上靄齡、子文反覆與她講聯姻的重要性，只好抱著「女大不由娘」的心態來決定此事。見蔣介石表示願意讀《聖經》，讓她多少有些寬心，便從一只手提箱裡取

出一本《聖經》，看了看，遞給蔣介石，說：「這部《聖經》是美齡父親的遺物，伊臨終囑咐我，把它送給未來的三女婿，我相信儂會喜歡它。」

聽了這話，蔣介石知道與宋家聯姻的所有關卡至此全部通過，他按捺住心中的興奮，小心翼翼地接過《聖經》並穩穩抱在懷裡，用激動得有些顫抖的聲音說：「謝謝太夫人，晚輩一定謹遵教誨，認真研讀。」不知此時的蔣介石是否知道，宋家的發家便是從印刷《聖經》開始的。

從倪桂珍房裡出末，正好遇到送下午茶的下代子，他用少有的興奮神情大聲說：「老闆娘，成功了，婚約成功了！來來來，我給你寫字，馬上替我磨墨。」

那天，蔣介石在興奮之中一口氣寫了：「革命」、「寧靜致遠」、「天下為公」、「千客萬來」等條幅送給旅社。

後來，有媒體對求婚過程這樣報導：「相晤時，太夫人正在室中研究《新約聖經》……既見蔣，勉蔣為使徒保羅。蔣告太夫人，謂對基督之道，近日亦有信仰，並乞婚焉。時太夫人以蔣對子聯姻之手續，既一一辦妥，毫無其他問題雜處其間，遂允其請，許以女美齡妻之。」

第二天，雙方便開始商量婚事。蔣介石每日早起，去倪桂珍的十八號房。路過令儀、令侃房間時，總要拍門，趕他們起床。

他請求倪桂珍讓宋美齡來日本完婚，然後兩人結伴赴美國，可倪桂珍拒絕了。她說：「我丈夫希望兒女的婚禮都在上海景林堂舉行，那裡是伊二十三歲回國傳教工作的地方，可是靄齡、

慶齡都是在日本結婚的，我不能讓最後一個女兒也在日本結婚。」

對倪桂珍的態度，蔣介石雖然覺得遺憾，但也可以理解，只是當下國內局勢尚未達到他想要的混亂局面。他馬上給宋美齡發電，詳敘了一時不能回國的原因：國內局勢、尚未見到日本首相、也未與美國方面的人見面等。他希望宋美齡能來日本，一起說服倪桂珍。

四日下午，蔣介石收到宋美齡不來日本的回電，這讓他心中產生不快。在此之前，沒有哪個女人會拒絕他的決定，但小不忍則亂大謀，他還是在五日把婚戒面交倪桂珍。

收下戒指的倪桂珍目不轉睛地盯著蔣介石看，把年過不惑的蔣介石看得不好意思，在日記中寫道：「未免令新婿為難。」

十月八日，倪桂珍帶著小外甥先行回國。送走倪後，蔣介石一邊等候與田中首相見面，一邊會見友人與日本政要，同時與宋子文商談如何應付國內局勢，以及暢想南京政府今後的走向。

眼前的這位大舅子，對中國現代經濟的看法以及設想都讓蔣介石刮目。他關於成立中央銀行的打算以及統一國家幣制、統一國家金庫、調劑國內金融的思想，讓蔣介石大開眼界。他知道，要想償還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的所有外債，重塑債務信用，非讓懂得西方規矩的銀行家來操作不可。此時，在蔣的心目中，未來的舅哥是南京政府財政部長的不二人選。為了讓這位人才倒戈，真是軟硬兼施，甚至動用特務揚言暗殺綁架。現在他總算是歸順了。

兩人商定，由宋子文先期回國，直接去廣州與張發奎等商議，迎蔣赴粵，再次以廣州為基地，

以應付全局。這是蔣介石以防萬一的一步棋。

十月十日（農曆九月十五），蔣介石度過了自已四十歲生日。躊躇滿志的他，嚮往著完成孫中山遺願——統一中國。現在看，自己離這個目標似乎並不遙遠。但他清楚，要挽回混亂局面，必須解決黨爭與軍隊問題。要下決心把黨的核心工作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可以操作此事的人，又非陳果夫兄弟不可。在他的腦海裡，一個可以順利實施軍政、訓政、憲政的路線圖開始形成：自己掌握軍隊，陳家兄弟掌握黨務，宋孔家掌握財政……

蔣介石在日本的旅行一路向東，慢慢接近東京。

這期間，他畢恭畢敬地會見了十七年前當過他長官的長岡外史，並為老師書寫了「不忘師恩」的條幅，讓那位日本老軍人受寵若驚，說：「我對於不忘恩義的蔣君，懷有無限的尊敬。」長岡外史後來回憶時認為，正是忠心耿耿和知恩必報才是蔣介石成功的秘密。

蔣介石到離東京僅九十里外的日本另一個溫泉之鄉——箱根訪友。此地到處有公園，給他留下深刻印象，還為住宿的飯店寫了「天下為公」的字跡。過了二十二年，當他在大陸被共產黨打得行將全面潰敗時，曾想流亡海外，地點定為日本，具體居住地便是箱根。為此，還特意安排人在箱根花一萬五千美元買了一座有二十多個房間的豪宅。

蔣介石是十月十三日到達東京入住帝國飯店後，又立刻帶著張群一行人去箱根的，因為張群在會見了陸軍省鈴木貞一和參謀本部松井石根後，得到一個重要約會：外務省政務次官森恪將安排田中義一首相與蔣介石在箱根見面。

此刻的蔣介石沒有任何身分，與田中見面純屬「民間對官方」，但他們都明白彼此的分量。

箱根見面是秘密的，只有四人參加：蔣介石、張群、田中義一和森恪。這次見面，雙方快速達成了協議：日本承認蔣介石的政權，承認中國的統一；中國承認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地位與權益。

有了箱根會談，蔣介石興致高漲，認為訪日目的大致達成。接著他又進行了一系列密集拜會、宴請，從政界到軍界，再到商界。還特意拜訪了孫中山的老朋友梅屋莊吉。

蔣介石對梅屋莊吉說：「總理曾有吩咐，將來如有困難，可與先生商量。」

當梅屋聽到蔣介石有遠遊美國的想法時，生氣地說：「孫文先生信賴你，把後事託付給你。你卻陷於困境，就想遠走，怎麼可以？你和宋女士結婚，一定會在各方面得到很大幫助的。」

蔣介石於十月二十三日下午四時三十分正式在東京亮相。在車站受到中日兩國國民歡迎，同時到達的還有劉文紀等人，依舊住帝國飯店。他選擇這一天發表了〈告日本國民書〉，然後開始高調與有關人士廣泛接觸。

在東京要拜會的一個重要人物是日本右翼首領頭山滿。經過鈴木貞一的安排，蔣介石見到了這位已七十二歲、與日本當局關係密切的黑龍會老大。他曾資助過孫中山，是位中國通。

頭山滿熱情接待了來自中國的下野領袖，不僅安排蔣介石住在他鄰居川野長城家，還表示

可以安排蔣介石公開會見田中。

黑龍會以中國東北的黑龍江而起名，這個組織在相當一個歷史階段，體現的都是日本的國家意志。他們不僅想吞併中國東三省和蒙古，更想擴張到西伯利亞。

民國十六年十一月五日下午一時半，蔣介石帶著張群與年過花甲的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在首相青山官邸正式見面，田中只安排一名翻譯佐藤參加會見。也有文獻指出，陸軍大臣向川一則、參謀總長金井范三、參謀次長南次郎也參加了當天的會見。

會議進行了兩個小時，因田中有事而結束。田中希望再談一次，但被心中開始感到憤怒的蔣介石拒絕說：「你們可以同張群再談。」

這次見面，雙方都有詳細記錄。蔣介石的憤怒是因為他發現田中在青山會議中對箱根會議的約定反悔了。從存放在日本外務省的會談記錄原件看，青山會議的雙方沒有達成任何協議。

剛落座，田中就問蔣介石今後有何打算。蔣老練地把問題踢回去，道：「過去許多計畫都失敗了，將來怎麼辦？希望聽首相先生的教誨。」

田中顯然有備而談。他拋出三條意見：一、建議蔣介石統一長江以南即可，注意防範那裡的「共產黨再度萌芽生葉」；二、不要插手北方張、閻、馮之爭鬥，此類爭鬥自己便會有結果；三、日本不會幫助張作霖，只會安心於滿洲之治安維持。

蔣介石顯然不滿意田中的建議，強調不北伐，禍亂必染及南方。他一方面表示：「總理曾有言，不得犧牲日本利益。」一方面挑唆道：「俄國已在中國干涉頗多。」他還指出：中國的排

日風潮是因為國民誤以為張作霖是依賴於日本的，所以日本要想消除中國國民的誤解，就應該支持北伐統一中國。蔣介石暢想，到那時：「滿蒙問題應容易解決，排日亦能絕跡。」

顯然，蔣介石想以俄國在華爭利益來挑起日本的不滿，他又聰明地使用了一個「誤」字，讓對方進退不得。

田中沒有正面回答，而是說：「聽過閣下毫無隱藏之心底之聲，我也想暢談一番……今日也談不完，還是改日再議，千萬在滯留期間再有一次甚於今之懇談。」

面對田中顧左右而言他的態度，蔣介石十分不滿，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縱核今日與田中會談之結果，可斷言其毫無誠意，中日亦絕無合作之可能。且知其必不許我革命成功，而其後必將妨礙我革命軍北伐之行動，以阻中國之統一，更灼然可見矣。」

蔣介石並不知道，田中此番態度，才是五月召開的日本內閣「東方會議」中對華政策的精神體現。在那次會上，森恪曾出言不遜道：「蔣中正竟敢與大日本帝國作對，搞什麼北伐，戰爭波及山東僅是時間問題。」阻止蔣介石北伐已是日本軍政兩界的共識。

與田中會議後，蔣介石按計畫又與美國駐日本特使見面，雙方在債務方面達成一致後，美方承諾「美利堅合眾國願意全力支持蔣介石將軍在中國建立政府，統一中國」。

在見了滿鐵總裁山本條太郎、立憲民政黨總裁濱口雄幸後，蔣介石決定立刻回國。他對張群等人說：「當前國內局勢，已經不容袖手旁觀。」

十一月七日晚八時，蔣介石一行從東京乘車到橫濱，連夜轉東海道線夜快車赴神戶。八日，由神戶港登船離開日本返回上海，已成為朋友的頭山滿趕到碼頭為蔣介石送行。十日，既興奮又失望的蔣介石回到了讓他思念的上海。

四十四天的旅行，花了兩萬六千日元，卻未從日本政府那裡取得實質成果。有文獻說他此次在日本借到了四千萬日元，可以肯定這筆錢不是日本政府借給他的。

歷史的變化常常讓人捉摸不透。蔣介石怎麼也沒想到，在他下野不到三個月的時間，竟會從四面楚歌、孤立無援的境地，變得身價百倍、人人想與他聯手。他則雙掌當八拳，在忙碌的婚禮籌備中騰出手來指點江山、運籌帷幄；在溫柔的蜜月裡痛下殺手，重掌大權。

在沒有蔣介石的日子裡，中國從北到南打成了一鍋粥。

張作霖原本拉閻錫山打馮玉祥。一見北伐軍自己混亂起來，立刻改變策略，兵分兩路打擊閻、馮，同時分化閻、馮內部，把晉軍名將傅作義圍困在涿州，晉軍幾乎全線處於被動挨打。

馮玉祥的國民聯軍，從未有過固定根據地，且雜牌軍多，無甚戰鬥力。其中收編的吳佩孚舊將靳雲鄂還發動了叛亂，嚇出馮玉祥一身冷汗。加之蔣介石下野後，寧漢雙方答應的糧餉都沒了著落。閻馮都清楚，憑實力，即使二人聯手，恐也打不過奉軍。眼見鄭州危險，馮玉祥連連向寧漢兩方求援。

掌控寧方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在徹底擊敗孫傳芳後雄心勃勃，想拿下武漢，擴大戰果，

跟一直反對蔣介石的唐生智打起來，根本無暇顧及閻、馮。

最後急得閻、馮聯名給蔣介石發出如此電報：「自兄下野，黨事、軍事日益糾紛……惟盼吾兄東山即起，主持一切。」「公留黨在，公去國危，個人之去留事小，黨國之存亡事大，爰用春秋責賢之義，再挽浪中已去之舟……」

這期間，汪精衛先與唐生智合作，後又入粵與張發奎合作。他們使詭計奪了與桂系關係密切的李濟深兵權，險些抓住桂系鎮守兩廣的重要人物黃紹竑。

在李唐之戰中，廣西狼兵幹掉了驃悍的十幾萬湘軍，逼走唐生智；眼見整個江南都已收入桂系囊中，如何能容忍張發奎霸占廣東？桂系已看穿汪精衛、張發奎等的目標是想統一兩廣，而廣西是桂系的基石，無論如何也丟失不得，必須回軍救援。可如果分兵南下，又如何控制已經到手的長江沿線？因此，桂系口口聲聲要滅了張發奎，卻又沒有十足把握南下，正處於矛盾中。

黨內也亂成一堆，各方一直想召開的四中全會，怎麼商量怎麼開不成。各自有各自的理由，各派都有想要的利益。由中央特別委員會控制的南京政府捉襟見肘，絲毫沒有蔣介石在時的穩定。

更要命的是，新政府的財政部長孫科直到十月只籌到八百萬銀元，政府運轉陷入癱瘓，軍隊因軍餉嚴重滯後而拒不領命。孫科也搞了集資活動：發行國庫券。他比蔣介石更狠，發行額度高達四千萬銀元。遺憾的是，沒人願意買他的國庫券。

幾乎沒有一派從蔣介石下野中得到大好處。相反地，各派的運轉均遇到了不可解的大問題。

這時，蔣介石重新出現在眾人的視野中。

他精神煥發地出現在十六日上午舉行的「全滬黨員歡迎蔣介石同志大會」上。站在天后宮總商會大會堂的主席台中央，面對五千多黨員，他感慨萬分地發表萬言演講。首先他對國內局勢表示很痛心，黨國紛亂，國民痛苦，國際地位不保，這一切皆由黨內不團結而起。接著講自己原本打算五年內不回國，但在日本老同志頭山滿、犬養毅等的勸說下，幡然醒悟。他說「中正是一個中國人，是一個革命者。聽到這樣的忠告，哪能不發生感想呢？哪能敢一時一刻忘記我們的黨，我們的中國呢？」他表示，汪精衛等許多同志時常來電要他回國，他最終才決定回國。演講中，他舉孫中山與黃興分歧的例子說明團結的重要性，說「只要我們前輩委員團結起來，我個人沒有不唯黨的命令是從的」。在演講中，他還暗示將要召開的四中全會是團結的象徵，暗示僅汪蔣合作是不夠的，需要各方真正合作。

大會主席團表示，渴望蔣介石先生領導大家走上國民革命的大路。而這正是蔣介石所要的輿論環境。

宋子文在廣東的活動沒成功。張發奎既恨又怕蔣介石，根本不敢接納他。但這時，蔣已不需要廣東支持了，他將要實施的計畫涉及全黨全軍。

回到上海的第一件事，便是開始聯汪扳倒特委會。現在到了徹底拔除西山會議派這枚釘子的時候，同時隔山震虎，給桂系一個警告。蔣料定，如喪家犬般的汪精衛是樂於做這件事的。

他先是鼓動汪精衛、宋子文在廣州通電取消特委會；然後派陳果夫在南京遊行鬧事，要求打倒特委會和西山會議派，鬧得愈大愈好。果然特委會中了套。十一月二十二日，南京舉行慶祝西征勝利大會，然後遊行請願，要求召開四中全會，請蔣復職，結果被軍警制止，開槍打死三人，傷數十人，這件事被炒成「慘案」。蔣介石立刻藉機大肆炒作，要懲治有關人員，使西山會議派忙著應付解釋此事。實際上，西山會議派在入主特委會後就自動消失了。

蔣介石做的第二件事是：在利用完汪精衛後，再扳倒他。結果天賜良機，十二月十日，汪精衛在國民黨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第四次預備會上提議蔣介石全面復職。可就在獲通過的第二天，共產黨在廣州舉行暴動（這次暴動是處於弱勢的中國共產黨在二十世紀領導的最後一次大規模的城市暴動）。被張發奎奪走了軍權的李濟深揭發說，共產黨暴動成立了蘇維埃，推選汪精衛為主席（實際情況是推舉蘇兆徵為主席，他不在廣州，由張太雷代理）。

共產黨廣州暴動的發動時間極為巧，是張發奎在廣州奪權的第二十五天。張提兵企圖戡平廣西，實現兩廣統一，導致廣州城防空虛。在共產國際代表紐曼策動下，在蘇俄提供的兩百餘萬美金支持下，共產黨領導人張太雷、葉劍英、葉挺等趁虛而入，他們要求市民必須紅巾繫領，否則格殺。在暴動部隊與張發奎的部隊交戰中，廣州受到很大破壞，有九百座建築物被燒光。

面對共產黨無意中送來的良機，蔣介石緊緊抓住並有意放大。先是促成國民政府對蘇俄絕交，撤銷對各地蘇俄領事館的承認等。然後利用桂系李宗仁對汪精衛的強烈不滿，對汪說：「因為廣州的問題，有人要逮捕槍斃你。」而桂系也真的下令查辦汪精衛，並策動杜月笙要綁架他。

而狂人吳稚暉更火上澆油，發表文章，彈劾汪精衛通共，說他：「口是心非，反覆無常，排甲倒乙，排乙倒甲，私德蕩然，自壞人格。」汪精衛反駁說，吳稚暉不過是一條老狗。

失去同仁信任、失去廣州這個權力的基礎、又受到生命威脅的汪精衛，不得不在十二月十六日、十七日發表了題為〈兩件大事〉的文字和引退通電，與妻子再次海外避難，去了法國。

接著，在宋子文的統籌安排下，孫科那四千萬賣不動的國庫券，被江浙財閥很快認購一空。據有關統計，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到一九二八年六月，短短十四個月內，南京國民政府共發行了國庫券和公債一億三千六百萬元，從而維持了政府的開支。

這一切都是蔣介石很高興看到的，四中全會預備會議就是在他家開的，解決了錯綜複雜的政治問題。成立了一百零四天的中央特別委員會宣告結束，同時得到馮玉祥、閻錫山、李濟深、朱培德等軍人集團的擁戴。

蔣介石下野事件中的重要人物——何應欽，這時也在黃埔將士的催促下，於二十日率十八位將領通電擁蔣，但蔣介石已在心中做好了撤銷何應欽一切職務的準備。他暗中與唐生智的殘部何健等聯絡，到最後，桂系不得不通電贊成蔣介石復職。

如今對蔣介石來說，一切皆有可能了，他將穩穩地主持召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他知道，文官問題解決了，連胡漢民都失去了利用的價值，而武官問題只要擺平桂系、馮系、閻系即可。他想好了政治分贓的辦法：設立廣州、武漢、開封、太原政治分會，

分別由李濟深、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擔任分會席。只要權力分配達到暫時平衡，他便可輕鬆在這次全會上出任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同時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還有可能在不久後出任國民政府主席，從而牢牢控制黨政軍三位一體的國家體系。

而這一切，還都跟他將要舉辦的這場世紀婚禮有關。

在蔣介石回國之前，有關他將與宋美齡結為伉儷的新聞已鋪天蓋地，宋家上下也都在為此事忙碌。宋子文還給妹妹買了一棟洋房作為陪嫁，這棟位於賈爾業愛路九號（現東平路）的法式花園洋房被蔣介石命名為「愛廬」。它與後來廬山的「美廬」、杭州的「澄廬」相得益彰。

從回到上海的第二天起，蔣介石也投入到婚前的準備之中。出席孔家的宴會、陪岳母與未婚妻等給老丈人宋耀如掃墓、看新房、請婚禮主持、請證婚人、選婚禮地點、試婚禮服裝等，還進行了婚禮預演。同時，他開始蓄鬍子，這一忙使蔣介石腦袋發暈，頭痛病終於發作，幸好有能幹的宋美齡反覆撫慰。

十一月二十七日，蔣介石在《申報》上發表了一份別出心裁的代請柬：〈樽節婚禮費用，建設廢兵院（傷兵院）啟事〉。啟事中說：「茲定十二月一日在上海與宋女士結婚，爰擬樽節婚禮費用及宴請朋友筵資，發起廢兵院，以完中正昔日在軍之私願……婚儀簡單，不再柬請……」意思是將所收財禮用於建傷兵院等公益事業。

在婚禮的頭一天上午，蔣介石還忙裡偷閒完成了一篇題為〈我們的今日〉結婚感想：「余今日得與余最敬最愛之宋美齡女士結婚，實為余有生以來最光榮之一日，自亦為余有生以來最愉快之一日……家庭為社會之基礎，欲改造中國之社會，應先改造中國之家庭。余與宋女士討論中國革命問題，對於此點實有同一之信心……余第一次遇見宋女士時，即發生此為余理想中之佳偶之感想，而宋女士亦嘗矢言，非得蔣某為夫，寧終身不嫁……」蔣介石在這篇五百多字的文章中，反覆提到革命。他要告訴大家，他的家庭將與他個人使命一樣，是個革命的家庭。這篇文章被稱為「我國婚姻史上極有價值之文字也」。

結果，兩篇文稿一發，各方送禮之人絡繹不絕，有記錄稱：「收款員竟無片刻暇晷。」張靜江送了四百元，在上海的銀行家們多為送兩百元不等。

在十一月三十日出版的《良友》雜誌第一頁上，就已經刊發了蔣宋在中華照相館拍的婚紗照。

民國十六年十二月一日下午，蔣宋的世紀婚禮就要開始，這場婚禮將分上半場與下半場舉行。

下午一點，蔣介石按預定計畫，先到宋靄齡家換好禮服，然後去西摩路一百三十九號（現陝西北路三百六十九號）宋宅參加上半場基督教婚禮。這是宋母的要求。

這個婚禮按倪桂珍的理想，應該在景林堂舉行，宋家與這座教堂淵源頗深。可當時景林堂

的牧師江長川拒絕主持，理由是蔣介石的離婚是片面的，有違教會精神。不得已，只好把婚禮安排在自己家，並改請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余日章主持。但三年後，蔣介石的受洗儀式是江長川主持的。

家庭婚禮只有五十餘人參加。下午三時，家庭婚禮開始，在宋嘉樹的圖像下，先有一歌手唱聖歌，然後在音樂聲中，蔣介石偕男僕相劉紀文登場。余日章作為祝婚人，首先致詞，然後新人宣誓、交換戒指。余日章宣告兩人結為正式夫妻後，又領頌禱告。婚人致詞，各項議程都在肅穆的耶穌像前一一完成，二十分鐘後，婚禮結束。

一對新人快步登上牌號為七三九二的花車，下半場中國式婚禮正在等待他們，那才是婚禮的重場戲。因路途圍觀者太多，花車悄悄從靜安寺旁門穿過，無人見到新人風采。

婚禮地點選在外灘戈登路大華飯店舞廳，這個飯店以豪華高檔而著名。當時上海的大米是三元一擔，但在大華飯店吃一客牛排要四元。

一千多位各界來賓（也有人說是兩千餘人）正在敬候這場顯赫的婚禮開始。

在他們之中有國民黨政軍兩界的頭面人物：汪精衛、吳稚暉、譚延闓、蔡元培、褚民誼、戴季陶、王正廷、楊樹莊、陳銘樞、陳果夫兄弟等，更重要的是有強大的外交使團。來自日本、美國、法國、比利時、挪威、英國的領事們及夫人在人群中顯得突出，而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布里斯托爾上將與華北方面軍司令官鄧肯少將也出現在人群中。風度翩翩的汪精衛還沒有料到，十七天後，他將再次流亡海外。

所有來賓均持有蔣宋兩家的主婚人蔣介卿、宋子文共同署名的「大紅色」請柬。蔣介石在《申報》發表的代請柬是個宣傳形式，持有主婚人簽署的請柬，才是真正被邀請的來賓。

關於這場婚禮，已有無數描述，據悉有十項程序。根據已披露的影像資料，可以對蔣宋這場盛大婚禮做一個梳理：

婚禮時間：民國十六年十二月一日（丁卯年十一月初八），星期四下午四時十分。五時許，蔣宋二新人未與來賓打招呼，從後門離開去了宋宅。

婚禮地點：上海外灘戈壁路大華飯店跳舞廳。從下午一時起，飯店周圍實行臨時管制。有蔣介石的便衣衛隊和法租界黃金榮的手下以及幾位外國巡捕分頭把守。

參加人數：約一千三百名中外嘉賓。

婚禮司儀：邵力子。

主婚人：蔡元培。他在證婚時宣讀了婚書：「兩姓聯歡，一堂結約。茲者蔣中正先生與宋美齡女士舉行結婚禮於春江大華禮堂……元培等忝作證人，樂觀嘉禮，爰綴吉語，籍貢獻枕，是為證。」

婚禮程序：來賓入場——主婚人和證婚人入場——新郎入場——新娘入場向黨旗國旗、孫中山肖像鞠躬——宣讀結婚證書——在證書上蓋章——夫妻對拜——向主婚人和證婚人鞠躬——新人向來賓鞠躬後於音樂聲中離場，婚禮用時四十分——然後是舞會與用茶點。

現場布置臨時用紅布與鮮花搭起一亭子，中間高懸孫中山肖像，兩邊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

國旗和青天白日黨旗。現場還有用彩帶和白色鮮花組成的巨大婚禮之鐘，以及大大的「囍」字。亭前是一張長方形紅木桌用做主席台，證婚人李德全、譚延闓、王正廷、何香凝等分站兩邊。

婚禮服裝：新郎一身三件套深色燕尾服，褲子上有暗條紋。白色的立領襯衣繫著銀色領帶，左胸前是一朵橙黃色碎點鮮花，手拿白色手套。細心的人可以發現，蔣介石在上唇邊蓄起了鬍子，這撇鬍子從此伴隨著他走完一生。

新娘華貴許多。銀色的旗袍外是一層白色柔紗，頭上戴著由橙黃色花蕾與柔紗編成的花冠，與花冠連在一起的是一條長長的白色軟緞，從她肩上垂下。腳下一雙白色皮鞋，手上捧著一束被銀色鍛帶繫著的鮮花。那捧花由淡紅色麝香石竹花與棕桐葉組成，麝香石竹又名康乃馨，象徵溫馨和真摯。據報導，新娘的禮服是由上海雲裳公司專門設計製作並贈送給宋美齡的。

兩位主婚人的服裝相映成趣：男方主婚人曰乾宅，是蔣介石同父異母的長兄蔣介卿，他穿一套長袍馬褂；女方主婚人曰坤宅，是宋美齡長兄宋子文，著一套雪白的西服。宋子文即將成為新任財政部長。蔣介卿則因為主婚有功，多次被宋美齡提攜。

婚禮曲目：由西洋樂師現場演奏。主要曲目為門德爾松〈婚禮進行曲〉。有史料稱，婚禮上還出現了〈新娘來了〉和美國男歌手的現場演唱〈答應我〉。

新人出場：先由一對小姐沿甬道撒花，然後四個女僕相出場，她們是郭寶儀、王正廷女兒、倪吉貞、孔令儀。接著宋美齡挽著哥哥宋子文的手隨音樂出場，長長的婚紗由孔令慧、孔令杰牽著。

婚禮最忙碌的人是宋靄齡全家，孔祥熙忙前忙後，子女們也擔任各種角色。兩天前，宋靄齡還與孔祥熙親自去中華書局訂購了一套千餘冊的《四部備要》，作為給蔣宋的新婚禮物。

媒體報導：《申報》、《民國日報》、《大公報》、《上海時報》、《字林西報》等重要媒體都報導了這場婚禮，話題分別是：〈蔣宋完婚記〉、〈蔣宋今日舉行婚禮〉、〈中美姻緣小志〉、〈蔣介石宋美齡昨日結婚盛況〉等。

國府全體職員、李烈鈞、王正廷、陳樹人等紛紛發來賀函。

隨後，十二月十二日出版的美國《時代》雜誌報導了這場婚禮。宋美齡的名字第一次在這本重要雜誌上出現，而蔣介石則被稱為「元帥」。《時代》週刊這樣評價這樁婚姻：「僅僅一個家族的觸鬚就分別伸向了中國偉大的首任大總統、今世的征服者、位高權重的財政部長以及中國先哲的七十五代孫。」

關於這場婚禮，也有唱反調的聲音出現。曾任孫中山秘書的《大公報》主筆張季鸞，對蔣介石的〈我們的今日〉一文進行了炮轟，指出：「二己之戀愛如何，與『革命』有何關聯哉？兵士殉生，將帥談愛；人生不平，至此極矣。」

在十二月三日的《申報》一版上有這樣的廣告：中央大劇院公映「蔣宋結婚盛會」影片。從已能看到的影像資料中，沒有發現這對新人臉上洋溢幸福。相反地，兩人都顯得緊張嚴肅。在婚書上蓋章後，宋美齡右手挽著蔣介石，蔣介石則將被挽著的左手有些僵硬地放在肚子上，右手

拿著手套，筆直地站著，等待下一個程序進行。兩個人的臉上都沒有笑容，婚禮上也沒看見新郎官親吻新娘。

但有理由相信，當蔣介石向孫中山肖像三鞠躬時，儘管二姊「國母」宋慶齡沒在現場，他也會竊喜：總理終於成了我的二姊夫。

婚禮後，兩人接受國際媒體採訪。宋美齡發揮了她在美國長大的優勢，用流利的英語發表演講：「我堅信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婦女所做的猶如她們安定家庭的角色，來顯現對強壯與統一的中國是有很大幫助的。」這時的宋美齡臉上充滿新娘的羞澀，異常動人。

一身戎裝坐在新娘身邊的蔣介石，雖然一句也聽不懂妻子講什麼，但他的樣子洋溢著幸福與得意。

過了十六年（一九四三年），宋美齡再次發揮她的留美優勢，以中國「第一夫人」的身分訪美，並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說。她以流利的英文、感人的話語，向美國國會議員和美國人民介紹了中國人民奮力抗戰的艱苦歷程，引發巨大轟動，喚起了美國朝野對中國的同情與更進一步的支持，提升了當時中國的國際地位。

和事佬譚延闓在當天的日記中這樣記錄蔣宋婚禮：「禮甚簡單，鞠躬，讀證書後蓋印，即禮成矣，尚不如宗教式之嚴重也。」

而蔣介石在當天的日記說：「見余愛姍姍而出，如雲霞飄落。平生未有之愛情，於此一時

間並現，不知余身置何處矣！」

婚禮完成後，二人乘坐新買的汽車在夜晚的外灘兜風。可忙暈了的蔣介石卻又「頭痛」起來。第二天整整一天，這對新人都沒有出新房一步。蔣在日記中寫道：「乃知新婚之甜蜜，是沒有任何事情可以比擬的。」

有文獻稱，蔣介石在晚上睡覺前，常常給宋美齡講些鬼故事，以此排遣白天運籌軍國、黨國大事的無聊，宋美齡則往往嚇得鑽進他懷裡，不敢動彈。

新婚不到一個月，世界觀與生活習慣完全不同的兩人彼此都發覺了對方的缺點。蔣覺得新娘「驕矜」，宋認為新郎「強硬無理」。但再往後，蔣宋二人的情感漸入佳境，至「西安事變」宋美齡奮力救夫後，他們的婚姻更加牢固，並維持了四十八年，直到蔣介石逝世。遺憾的是，他們離金婚只差一步，也沒有自己的孩子。

至今人們也不知蔣介石究竟是何時決定舉行婚禮時間的？如同日後他在統一中國的道路路上，沒有人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麼。

婚禮結束了，蔣家統治的時代隨之開始。這個時代由蔣介石全面操縱，並在宋、孔、陳三大家族的拱衛下，歷經兩代（蔣介石、蔣經國），在大陸和台灣存在了整整六十年，即從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八八年。

這一統治時代的名字史稱：「蔣家王朝」。